

# 丁玲全集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3

# 丁玲全集

主编 张炯  
副主编 蒋祖林  
王中忱

3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1937年，丁玲在山西。

壁上红旗飘血光  
西风吹卷残城  
保赤人物一时新  
水中阁宴会  
招待出家人  
缙绅一技谈与侧  
三寸毛锥括尽  
降国同向隴山东  
作无文小姐  
今日试收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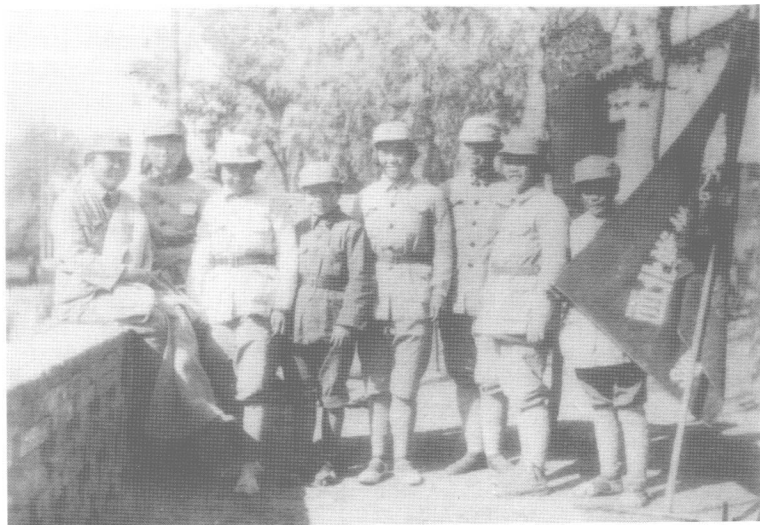
1936年11月初，丁玲到达陕北苏区首府保安。党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等出席了对她的欢迎会。会后，丁玲即去陇东前线，在前线收到毛泽东主席用军内电报发来的一首词《临江仙》。1937年1月，丁玲回到延安后，毛主席又亲笔抄录这首词送给她。



1938年2月，朱德总司令（后排中），彭德怀副总司令（后排右一），左权副总参谋长（后排左一），丁玲（前排右二），康克清（前排左一），与美国友人弗朗西斯·鲁特（前排左二），朱莉·克拉克（前排右一），约翰·福斯特（后排右二），查理·希金森（后排左二）在山西洪洞八路军总部驻地马牧村合影。



1938年1月，丁玲（中排右三）与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部分团员于山西洪洞万安镇。



1937年8月，中央军委任命丁玲为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团  
长。图为丁玲（左一）与西北战地服务团部分女团员于1937年10月  
在山西太原合影。



1938年春，丁玲（右）与  
萧红（左）及西北战地服务团团  
员夏莘非（中）在西安。



1936年11月初，丁玲  
到达陕北苏区首府保安  
后，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  
军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  
任。

## 目 录

梦珂 .....	( 1 )
莎菲女士的日记 .....	( 41 )
暑假中 .....	( 79 )
阿毛姑娘 .....	(116)
潜来了客的月夜 .....	(154)
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.....	(161)
自杀日记 .....	(182)
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 .....	(191)
过年 .....	(198)
岁暮 .....	(211)
小火轮上 .....	(221)
他走后 .....	(229)
日 .....	(241)
野草 .....	(248)
年前的一天 .....	(256)
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(之一) .....	(266)
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(之二) .....	(298)
从夜晚到天亮 .....	(339)

一天 .....	(348)
某夜 .....	(358)
田家冲 .....	(364)
水 .....	(400)
多事之秋 (未完稿) .....	(435)
法网 .....	(466)
消息 .....	(499)
夜会 .....	(507)
诗人亚洛夫 .....	(514)



## 梦 珂

—

这是九月初的一天，几个女学生在操坪里打网球。

“看，鼻子！”其中一个这样急促的叫，脸朝着她的同伴。同伴慌了，跳过一边，从荷包里掏出小手绢，使劲的往鼻子上去擦。

网那边正发过一个球来，恰恰打在那喊叫者的腿上。大家都瞅着她那弯着腰两手抱住右腿直哼的样儿发笑。

“笑什么，看呀，看红鼻子先生的鼻子！”

原来那边走廊上正走来一个矮胖胖的教员。新学生进校没多久，对于教员还认识不清。不过这一个教员，他那红得像熟透了的樱桃的鼻子却很惹人注意，于是自自然然把他那特点代替了他的姓名。其实他不同别人的地方还够多：眼睛呢，是一个钝角三角形，紧紧的挤在那浮肿的眼皮里；走起路来，常常把一只大手放到头上不住的搔那稀稀的几根黄发；还有那咳嗽，永远的，痰是翻上翻下的在喉管里打滚，却总不见他吐出一口或两口来的。

这时他从第八教室出来，满脸绯红，汗珠拥挤的在肉缝中用力的榨出，右手在秃头上使劲的乱搔，皮鞋便在那石板上大

声的响；这似乎是警告，又像是叹息：“唉，慢点呀！不是明天又该皮匠阿二咒我了。”

气冲冲的，他已大步的走进教务处了。

操场上的人都急速的移动，打网球的几个人也随着大众向第八教室走去。谁不想知道是不是又闹出了什么花样呢。

“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一个女生抢上前把门扭开。大家一哄的挤了进去。室内三个五个人一起的在轻声的咕咕着，抱怨着，咒骂着……靠帐幔边，在铺有绛红色天鹅绒的矮榻上，有一个还没穿好衣服的模特儿正在无声的揩眼泪；及至看见了这一群闯入者的一些想侦求某种事件的眼光，不觉又陡的倒下去伏在榻上，肌肉在一件像蝉翼般薄的大衫下不住的颤动。

“喂！什么事？”扭开门的女生问。但谁也没回答，都像被什么吓得噤住了的一样，只无声的做出那苦闷的表情。

挨墙的第三个画架边，站得有一个穿黑长衫的女郎，默默的愣着那对大眼，冷冷的注视着室内所有的人。等到当她慢慢的把那一排浓密的睫毛一盖下，就开始移动她那直立得像雕像的身躯，走过去捧起那模特儿的头来，紧紧的瞅着，于是那半裸体女子的眼泪更大颗大颗的在流。

“揩干！揩干！值不得这样伤心哟！”

她一件一件的去替那姑娘把衣穿好，正伸过手去预备撑起那身躯时，谁知那人又猛的扑到她怀里，一声一声的哭了起来。

好容易才又扶起那乱蓬蓬的头，虽说止了哭声，但还在抽抽咽咽的喊：

“这都是为了我啊……你，……我真难过……”

“嘿！这值什么！你放心，我是不在乎什么的！把眼泪揩干，让我来送你出去。”

当她们还走不到几步，从人群里便抢上一个长发的少年，一面打着招呼，一面向她述说他不得不请她慢点走的理由，因为他很伤心这事的发生，他很能理解这事的内幕，所以他想开一个会议来解决这事。同时又有六七个人也一齐在发表他们个人的意见。声音杂闹得正像爆豆一样，谁也听不清谁的。但她却在闹声中大叫起来：

“好吧，你们去开什么会议吧！哼，——我，我是无须乎什么的。我走了！”于是她挟着那泪人儿挤出了人丛，急急的向教室门走去。

教室里更无秩序的混乱了。

“喂，谁呀？”

“三级的，梦珂。”两个男生夹在人声中这样的低语着。

以后呢，依旧是非常平静的又过下来了。只学校里再没见着梦珂的影子。红鼻子先生还是照样红起一个鼻子在走廊上蹬去又蹬来。直过了两个月，才另雇得一个每星期来两次，一月拿二十块钱的姑娘，代替那已许久不曾来的，上一个模特儿的职务。

梦珂，她是一个退职太守的女儿。太守年轻时，生得确是漂亮；又善于言谈，又会喝酒，又会花钱，从起身到睡觉，都耽乐在花厅里。自然有一般时下的诗酒之士，以及贩古董字画的掮客们去奉承他，终日斗鸡走马，直到看看快把祖遗的三百多亩田花完了，没办法只好去运动做官。靠了曾中过一名举人，又有两个在京的父执，所以毫不困难的起始便放了一任太守。原想在两三年后再调好缺，谁知不久就被革了，原因是受了朋友的欺骗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点被牵涉到风化的事。于是他便在怨恨、悲愤中灰起心来，从此规规矩矩的安居在家中，忍受着许多不适意的节俭。但不幸的事，还毫不容情接踵

的逼来，第二年他妻子在难产中遗下一个女孩死了。这是他十八岁上娶过来的一个老翰林的女儿，虽说是按照中国的旧例，这婚姻是在两个小孩还吃奶的时候便定下的，但这姑娘却因了在母家养成的贤淑性格，和一种自视非常高贵的心理，所以从未为了他的挥霍，他的游荡，以及他后来的委靡而又易怒的神经质的脾气发生过龃龉。他自然是免不了那许多痛心的叹息和眼泪，并且终身在看管他那惟一的女儿中，夹着焦愁，忧愤，慢慢的也就苍老了，在那所古屋里。

这幼女在自然的命运下，伴着那常常喝醉，常常骂人的父亲一天一天的大了起来，长得像一枝兰花，颤蓬蓬的，瘦伶伶的，面孔雪白。天然第一步学会的，便是把那细长细长的眉尖一蹙一蹙，或是把那生有浓密睫毛的眼睑一阖下，就长声的叹息起来。不过，也许是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还遗留在这女子的血管里的缘故，所以同时她又很会像她父亲当年一样的狂放的笑，和怎样的去扇动那美丽的眼。只可惜现在已缺少了那可以从挥霍中得到快乐的东西了。

她在酉阳家里曾念过好几年书，也曾进过酉阳中学。到上海来是两年前的事。为了读书，为了想借此重振家声，她不得不使那老人拿叹息来送别他的独女，叮咛又叮咛的把她托付给一个住在上海的她的姑母，他的堂妹。

这天当梦珂把那当模特儿的姑娘送出校后，自己就跳上一辆人力车。直转了十来个弯，到福煦路民厚南里最末的一家石库门前才停了下来。开门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娘姨，一见梦珂便满脸堆下笑来，仰起头直喊：“小姐，小姐，客来咧！”楼窗上便伸出一个头来：“谁呀？梦妹，快上来！”

这是梦珂最要好的朋友匀珍。她俩在小学、中学都是同在一块儿温书，一块儿玩耍。梦珂到上海不久，匀珍的父亲也把

匀珍同她的母亲、弟弟一股儿接到上海来了，自然是因为他的薪水加多了的缘故。自匀珍搬来后，梦珂也就照例的每星期六来一次，星期天下午才回校。至于她姑母家里却要间三四个月才去打一个转。所以她来上海两年了，还不能同表姊妹们厮熟，而匀珍家却已跑得像自己家一样。

匀珍正在替她父亲回一封朋友的信，听着门响便问梦珂今天怎么会有空来，是不是学校又放假，并请她坐，还接着说：“只有两句了，等一等好吗？”及至没听到答声，于是赶忙丢下笔，一面把头抬起：“不写了。怎么，你，你不舒服吗？”

梦珂始终沉默着。

“哼，不知又是同谁呕了气。”照经验是瞒不过她，只要一猜便猜中，心里虽说已明白，口里却不肯说穿，只逗着她说一些不相干的闲话。

把脸收到手腕中靠在椅背上去了，是表示不愿听的样子。

明白这意思，又赶快停住口不说。

匀珍的母亲也走来问长问短，梦珂看见那老太太的亲热，倒不好意思起来，也就笑了。到晚上吃面时，老太太看到那绿色的，新擀的菠菜面，便不住的念起故乡来。是的，酉阳的确不能和上海相比。酉阳有高到走不上去的峻山，云只能在山脚边荡来荡去，从山顶流下许多条溪水，又清，又亮，又甜，当水流到悬崖边时，便一直往下倒，一倒就是几十丈，白沫都溅到一二十尺，响声在对面山上也能听见。树呢，有多得数不清的二三个人围拢不过来的古树。算来里面也可以修一所上海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了。老太太不住的说，匀珍的父亲捻着胡子尽笑。毛子，匀珍的弟弟，却忍不住了：

“酉阳哪里有这样多的学校呢，并且也没有这样好……”

老太太还自有她的见地。本来，酉阳是不必有那样多学校

的，并且酉阳的圣宫——中学校址——是修得极堂皇的，正殿上的横梁总有三尺宽，柱头也像桌子大小。便是殿前的那一溜台阶，五六十级，也就够爬了。“哼，单讲你那学校的秋千，看是多么笨，孤零零的站在操坪角上，比起我们祠堂里的来，像个什么东西！未必你们忘记了？想想看：好高！从那桐子树的横枝上坠下来，足足有五六丈，上面的叶子，巴斗大一匹匹的，底下从不曾有过太阳光，小孩子在那里荡着时，才算标致。你大哥在时，还常常荡到东边伸手摘那边杈过来的桂花，只要有花，至少可以抓下一把来，底下看的人便抢着去捡花片。匀儿总该记得吧！”

匀珍眼望着父亲，含含糊糊的在答应。

梦珂因此却涌起许多过去的景象。仿佛自己正穿着银灰竹布短衫，躲在岩洞里看《西厢》。一群男孩子，有时也夹些女孩在外边溪沟头捉螃蟹，等到天晚了，这许多泥泞的脚在洞外跑过去，她也就走出洞来，趁着暮色回去。么姑娘——看名称总够年轻吧——小孩们有时是叫么妈的，这么妈曾在她家做过三四十年的老仆，照例是坐在朝门外石磴上等着她。

“快进去，爹在找你呢！”

先要把书塞给么妈，怕爹看见了骂人。爹一听到格扇门响，便在厢房里问道：

“是梦儿吧，怎么才回来？”

于是么妈忙了起来，喊三儿——么妈的孙女——去给姑儿打脸水，四儿去催田大的饭，自己就去烫酒，常常把酒从酒坛里舀出，没倒进壶里，却漏满了一地，直到喝的时候，才知道是个空壶，父亲和梦珂都大笑，三儿四儿也瞅着奶奶好笑。被笑的就不快活，咕着嘴跑到外面坪上去唤鸡，三儿又舀一壶酒来烫着。

喝酒的时候，两人便说起梦话来。父亲只想再有像从前的那末一天，等到当日那般朋友又忘形的向他恭维的时候，然后自己尽情的去辱骂他们，倾泻这许多年来所尝的人情的苦味……梦珂只愿意把母亲的坟墓修好，筑得像在书上看见的一样，老远便应排起石人，石马，一对一对的……末了，父亲发气了，专想找别人的错处好骂人；有时态度也很温和的，感伤的，把手放到他女儿的头上，摸那条黑油油的长辫子，唉声的说：“梦，你长得越像你母亲了。你看，你是不是近来又瘦了……”梦珂便把手遮住眼睛，靠在父亲的膝盖上动也不动。

一到雨天，梦珂便不必上学校去。这天父亲就像小孩般的高兴，带着女儿跑到花厅上——近来父亲一人是不去的——去听雨。父亲又一定要梦珂陪他下棋，常常为一颗子两人争得都红起脸来，结果，让步的还是父亲。

想到父亲绯红着脸朝着她抢棋子的样儿，她不觉得微笑了。匀珍轻轻推了她一下：“笑什么？”

望着匀珍更兀自好笑，那梳双丫髻的匀珍的影儿在眼前直晃。还有王三，袁大，自己二伯家的二和大，几人在一块时，总喜欢学那些男孩子跑到后山竹园里接竹尖。常常自己接到半路便在一棵大树上溜下来。却窜到桃树上去，并且捡起大桃子去打匀珍的丫髻。尤其好欺侮猪八戒，这是她给袁大的浑名，但袁大却同自己顶要好。这自然是因为常护着她的缘故。顶有趣的还是瞒着么妈偷一篮芋头，几人跑到山嘴上一棵大松下烧来吃。捡毛栗，耙菌子……现在想起这些来，都像梦一般了。还有那麻子周先生，讲起故事来多么有味，胡子在胸上拂来拂去的……

越想越恍惚，什么事又都像在眼前一样，连看牛的矮和尚，厨房田大，长工们也觉的亲热了起来……

最可忆的，还是么妈，三儿，四儿……爹爹的铁青缎袍，自己的长辫，银灰竹布短衫……

刚剩她和匀珍两人时，她便把脚伸到匀珍的椅栏上去，喊了一声“匀姊！”

“梦，想起什么了？”手慢慢伸过去，握着。

“匀姊！”

“……”只把手紧了一下。

“我厌倦了学校生活。”

“果然是同人怄了气。”口里还是不说出，只默默的望着她。

“我想回去，爹一人在家，一定寂寞得不像样……还有袁大她们都要念我的。”

匀珍心里却想：“你也常常忘记了你爹。哼，袁大，人家都快有小孩了，谁还会同你玩……”

及至她听了匀珍劝她不要回去的许多话，她又犹豫不决。真的，现在回去再也没有人同她满山满坝的跑，谁也不会再去挡鱼，谁也不会再去采映山红。至于爹呢，现在有五叔家两个弟弟搬到这边来念书，想来也不会寂寞。么妈也还康健，三儿，四儿想都长大了——但，但是……学校呢……

想到这里，忍不住又愤怒起来：

“匀姊！无论如何我不回学校去。”

于是她诉说：怎样那红鼻子当大众还没到的时候欺侮那女子，那女子骇得乱喊乱叫，怎样自己听见了跑去骂他，惹得那人恼怒了她，反在许多人面前诬蔑她，虽说许多同学都很能理解她，但那无用，那冷淡，那事后的奋勇，都深深的伤了她的心。她真不敢再在那里面住下去，无论如何得换个学校也好点。



两人商量了一夜，还是决定先写封信告诉姑母，她们在上海住得久，对于学校的好坏知道些，并且早先进这个学校，也是姑母的意思。

## 二

第二天下午从弄巷口上，车铃马铃一路响了进来，这是姑母来接梦珂的车子。表哥晓淞也亲自来接她。这是一个刚满二十五岁的青年，从法国回来还不到半年。好久以前便常常在杂志上看到他的名字，大半是翻译点小说。这天他穿灰哔叽袍，非常谦卑的向匀珍说了几句感谢的话，便扶着他表妹跳进马车。穿制服的马夫把缰绳一紧，马便的得的得的走了起来，铃声又不断的响出去。弄巷两边门里的妇女都随着铃声半开着门来瞧。车刚走出了里门，表哥便向她送过许多安慰的话；她写给她姑母的信，大众都看了，并且都理解她，同情她，欢迎她去。“你是知道的，我家还住得有四个顶有趣的朋友。”最后他又称赞她的信写得非常之好，满含有文学的意味，令人只想一口气读完，舍不得放下，完了时，又希望还能再长点就好。

这是她初次听到这样不伤雅致的赞语，想起在酉阳中学时，那些先生们的什么“……如行云流水……”过火的批语，以及喊给别人听的“第一名”的粗鲁声音来，使她不觉的眨起那对大眼惊诧的望着表哥。他也望着那浓密的睫毛惊诧起来：“呵，竟还有如此美丽的一双眼呵。”

马车进了大门，马便慢慢的走着，绕过一大片草地，在台阶边停下。楼上凉台上有个黄毛小头伸出来在喊叔叔。走廊上正走出来表姊：

“我刚想总该到了吧。”